



生活, 我爱你

——长沙市1980年青年文学创作竞赛作品选

生活，我爱你

——长沙市1980年青年文学竞赛作品选

共青团长沙市委员会
长沙市文学工作者协会 编印

一九八一年四月

目 录

詩和海 (散文)	徐晓鹤 (1)
新厂长李保元 (报告文学)	周实 黄顺宜 (6)
风浪生涯 (报告文学)	谭建国 (21)
翠柳湖畔 (小说)	袁慧光 (52)
苏小羊 (小说)	彭桂香 (32)
老漆匠看戏 (小说)	李年古 (43)
月下 (小说)	宋子刚 (63)
生活, 我爱你 (小说)	胡连生 (73)
身影 (小说)	王 平 (83)
温暖的雪花 (小说)	田抒新 (93)
质检员人选 (小说)	雷 鸣 (103)
贵老倌 (小说)	唐铁强 (108)
洁白的玉兰 (小说)	尹紫云 (116)
编后	(1)

诗 和 海

徐晓鹤

我第一次闻到微腥的海风，是在去年八月。立秋刚过，我们十几个青年诗作者一起到了北戴河。中午下车，大家谈笑风生，兴致极高，因为除了两位在海边生长的年轻诗友，都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海。那一天，忽晴忽雨的，却不是阴天。

说也好笑，我到海滨的第一个愿望竟是想喝一口海水，尝尝它究竟有多么咸涩。大个子武军告诉我，用不着喝，你一下水游泳舔舔嘴唇就知道了。午饭后，我和武军、舒婷就忍不住奔到海边沙滩上，急着要依偎到海的怀抱中去了。

海真迷人呀！站在远处看，它象堵蓝色闪光的墙，有一种吸引人的神秘的魅力。你一到它身边，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跳下去和它亲热一番。自然我也有几分害怕。我喝着湘江水长大，小时候总喜爱瞒着大人偷偷跑到江边游泳，但那是江水呀，海的性格、脾气怎样呢？对于海，我毕竟太陌生了。武军来自舟山群岛，大家叫他“海的儿子”，他说东海比这儿黄浊；舒婷来自厦门鼓浪屿，那里的海色则比这儿更深。据说，北戴河的海水较别处温柔一些，一问果然不假。

再温柔也还是有浪的。海浪举着白色浪花向岸边扑过来，嘩地一声疲憊地躺在沙滩上，然后悄悄地退回去；接着又是一层……我们顾不得那么多游人，径自笑着叫着向海里

跑去。我被一层浪花絆倒，乐嘴嘴地跌在清凉透明体里，舒臂游起来。舔舔嘴唇，真是咸咸的呢。武军和舒婷都是游泳的好手，很快就超过了我。我游起了仰泳。身在海中，方觉得波浪象一道道起伏的山巒。

天又下起大雨来，太阳却没有消失。海面上大片大片的阳光闪耀，颗颗雨点激起许多闪跳的水花，亮晶晶的。武军和舒婷直朝我挥手，呼唤我过去。有意思，大海对他们永远是那么新鲜吗？看那天真，兴奋的样子，你真想象不出他们离开海才一个月，是听着海滔成长的呢！

晚上，我和武军结伴去赏海的夜色。沿海靠沙滩有一条洁净的公路。汽车一般都不能开进游览区来，所以这条路非常清静。当你迎着晚风在这里散步。心里便有一种分外恬适舒畅的感受。任何心灵的忧愁和烦闷，任何生活的痛苦和悲伤，都仿佛被夹着涛声的海风吹荡殆尽。我们谈诗、诗人和大海。普希金忘不了海洋骄傲的美色；海涅请人们在他死后把他沉进波心；而雪莱却是在与海浪的搏斗中结束了生命。诗人都喜欢写海，有的写得深沉，有的写得温柔，有的写得激昂，有的写得瑰丽……

沙滩上、长堤上、礁石上，我们时而遇到一对对恋人依偎在一起絮絮低语。生活就是这样进行的呵，雄壮的乐章不排斥纏綿的小夜曲。多少年来，人们只往往看到伟大而忘记了平凡，其实它怎么能分开呢？平静的夜色中有不平静的海，不平静的海边有平静的心，平静的心中孕育着不平静的理想和向往……你能分得开吗？

月光很淡，很淡。我们登上一尊礁石。武军突然轻声叫道：“快看，萤火！”果然，在浪花扑打过的礁石上，闪跳着点点萤火！它们闪跳着，随着退下去的水流渐渐稀无，但

一候新的浪头过后，又重新欢蹦起来。多么神奇不安的海之夜！这些萤火究竟是生命还是生命的遗产呢？我望着新月，猜想了很久。

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床。为了不影响诗友们休息，我蹑手蹑脚地出了房间，迎着清凉的海风，信步朝海边走去。

海是灰蓝色的，在淡微的晨曦中显得宁静而又隽永，也许它在沉思吧，早晨是退潮的时刻，但波浪还是不停息，而且看起来它永远也不会停息，只是更柔顺了，一下一下地抚摸着沙滩，象是要将昨天的遗迹完全抚平似的。

沙滩上已经有人了，但不多，三三两两的，在拾取海浪送来的贝壳。我扎起裤管，拎着凉鞋，沿伸展的沙滩岸走，让浪花痒痒地舔我的脚。我也寻找贝壳，想捡几个大而美的带回去。捡呀捡呀，都是些很小很平凡的白色或鹅黄色的扇贝。听舒婷说，游览区很难捡到奇丽的螺贝，因为拾取者太多了，虽然海并不吝啬。

踏着稠而清冽的海水缓步，不觉到了老虎礁。太阳从鹰角石那边徐徐升起，硕大、壮丽。天边的云朵悄悄地变幻着千姿百态，海面上闪烁着庄严的黄金般的色彩。老虎礁恰如一群巨虎卧在海水里，搔首弄姿，煞是可爱。我站在礁上，脚下一阵阵绽开大朵大朵雪白的浪花，轰然作响。我笑了：大海，你在朗诵哩。我听了很久，细细咀嚼它那富于哲理的韵味，直到周围游人多起来。

不少人起早到海边是为捞海菜。人竟是这样容易受感染，看他们那认真的样子，我也忍不住捞起来。海里可以吃的植物挺多，有一些夹杂在海藻中飘到岸边。最多是一种鲜绿的“海白菜”，确也象新鲜的白菜叶，据说煨汤和凉拌都

很可口。人家告诉我，捡回去要晾干，不能晒，要不全晒白了，原来，太阳并不都是赋予植物以绿色的，有时还会反过来夺走绿色呢。

在北戴河的那些天，大家一有时间就跑到海边去了，象渴望已久的恋人在呼唤一样。新的青年一代是思索的一代，然而对我们，能象现在这样什么都可以去想和什么都可以不去想的日子实在太少了。而且也只有在这美丽开阔的大海边，诗友们年轻的心灵才找到了寄托感情的博大深沉的自然形象。大海每天给你的印象都是新鲜的和有生命力的。

如果说海滨的白昼格外明朗，早晨格外雄壮，夜晚格外瑰丽，那么它的黄昏更是变化无穷，美妙多采。我至今记得在海滨的最后一个黄昏。那天天气真好，晚饭后，我们几个人不无眷恋之情地来到海滩，看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一直伸向夕阳之中。

林荫道旁的绿树披着一层淡淡的余晖，把金色的沙滩衬托得庄重宁静。一片片太阳花枯萎了，这种花，只有在太阳当空时才斗妍争艳；海浪花却没有枯萎，甚至此时开得更大更美。几只海鷗衔着晚霞飞掠海面，大概是去寻找它们的栖息处吧。

“你爱海吗？”武军问我。

“当然。比你还爱呢！”

他望着海天交接之处，真挚地说：“我是海岛上长大的，可我总看它不够，它就象诗人的心，永远不会冰冷地死去的，是吗？”

“是的、你一定写过不少大海的诗吧？”我问。

“几乎没有写，因为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首诗，而我无论怎样写都没有它这首好。”他说着，将一片贝壳朝海面

平掠过去。它在浪尖上一跳，旋即被吞没了。

太阳在落下去。这是一个多么悲壮的时刻！海低沉地呜咽，云凝重地思索，风轻轻地诉说……世界时时刻刻在变化，永恒和伟大似乎都不存在。海，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是遐远的，它是一个动荡的精灵。

渔帆点点，离我们那么远，那么远。

舒婷离开人群，一个人立在风中默默沉思。她在想什么呢？

“姐姐，你是舍不得离开这富有诗意的北戴河海滨吧？”她比我大四岁，我们姐弟相称。

“更正确些说，我是舍不得离开诗友们。北戴河的海很美，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更怀念我的大海。”

“你的大海？是厦门鼓浪屿的海吗？那儿不过比这儿蓝一些罢了。”

她扑嗤一笑：“你呀！你以为那里的海仅仅比这里蓝一些？你若是在这里游览胜地住在一辈子，保准写不出什么好诗来的！”

哦，我懂了。诗人，都有自己的海，这海是生活，是人民。只有在那里才能孕育出不息的诗情。

北戴河，你是美的。我离开你了，但我决不会离开大海，它将永远在我胸中翻滚、奔腾，我的心也将时刻在海上游泳、寻觅、拾取和飞翔……

你相信吗，我会捡到又大又美的贝壳的。

（作者系长沙基础大学学生，男，24岁）

新厂长李保元

周 实 黄顺宜

一九七九年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一辆北京吉普轰足油门，爬上了长沙有名的陡岭——金盆岭。车上坐着我们这篇文章的主人翁李保元。此刻，他正由市电子局刘副局长陪同着前往长沙磁性材料厂接任厂长。李保元这个人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了，也只是个厂长罢了。何况他将要接手的工厂还是个才从区办工业升为归口到市电子局管理的烂摊子，一连五个月就亏损了四万七千元。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有个聪明人曾苦笑着掐指一算说：这个工厂一百八十多号人，每月工资大约八千元，如果他们五个月都躺在家里睡大觉，也只亏损四万元呀。这场合真是和这个厂的位置一样，差一步就要进火葬场喽。这里要说明一点是：磁性材料厂就和长沙市火葬场打隔壁，从天时地利来说，这可谓正是地不利哟。可李保元这个人就偏偏正驱车赶往这不利地方。难道他还真有经天纬地之才，神机妙算之策？——

不，他是个现代化的门外汉。

遥想刘备当年，三顾茅庐，听诸葛亮隆中决策，北让

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他只占人和。李保元坐在车上颠簸着，头脑里也只转着这“人和”两字，他想只要人和，何愁治不好厂？！

可事情往往不合人愿。

下午两点多钟，职工们半天一个、半天一个地来到厂里的“会场”——金工车间，和新厂长见面了。他们各自三五成群地组合成一堆，有打毛线的，有哄小孩的，有抽烟喝茶看报的，也有独自一人随便找个地方，把头一低，一抱双膝打瞌睡的，还有进来了坐不住，这里站一下，那里蹲一下，又转身出去了。总之，会议还没有开始，就象散了一样。所谓金工车间也只是一台小钻床，一台老刨床，两张烂钳桌，三台旧车床，到处透亮的车间屋顶，大白天满天“繁星”当头闪耀。

看着来的人够开一个会了，刘副局长拉着李保元精神抖擞地站起来，向大家作了介绍，在他的响亮的掌声带领下，“会场”里响起了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

李保元以“半军人”风度向稀稀落落的掌声回礼致谢后，操起一口东北腔抑扬顿挫地说开了：“同志们，我姓李，十八子李，叫李保元，长春市人，今年不大不小，四十六岁，身体各部零件完好无缺，身世是：读过几天私塾；开过几天车，打过几天仗，搞过几天工业；个性是：喜欢冬天的梅花，喜欢刺刀见红，喜欢埋头拉车。今天面对这一片战后状态，我的态度是：立即安营扎寨，决不抱残守缺。”

这一番就职演说，引起了一阵笑声，看报的抬起了头，打毛线的停住了针，“瞎子”的眼睛与几个眯子的鼻子轮流亲热了一阵。嗨，人们这才发现新厂长的模样还真不赖，黑色的头发一丝不乱，棕黄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宽阔的下颏，丰满的嘴唇，头发潇洒地垂在隆起的前额上，一脸笑咪咪

的，穿着也比较讲究，透过他那敞开的衬衫衣领，看得见一副铁锚似的锁骨，论模样还真够现代化了。可他对磁性材料生产，只怕还是个“老外”吧？嗯，八九不离十，是那种现代化的门外汉！大多数人的眼睛都流露着这种观后感。

果然，一点也没有猜错。

李保元继续说：“讲句老实话，对磁性材料生产，我是个新兵，听说这项生产既有物理变化，又有化学反应，还有冶金技术，是门边缘科学哩。所以，今天特借此机会，请各位老师傅、少师傅，收下我这个不合年龄的徒弟。这可是强迫命令哟，管师傅愿意不愿意。徒弟是不走了……”。

嗨，又是一个“不走了”！大多数职工听到这里，都不由得在心里哼了一声，有的甚至把嘴一撇，冷冷一笑，诸位，你们说为什么职工们对李保元竟会毫不动情地付之冷笑呢？原来，李保元已经是这个厂的第十任厂长了。这以前，先后上任的领导都象那样板戏里的英雄亮相一样，谁来了都少不了来一番慷慨激昂地表态，要和工人们一起战斗在金盆岭，死在火葬场。结果呢？表态者不是扬长而去，就是悄悄告辞，可工厂却象个病入膏肓的小老汉，戴着顶破破烂烂的亏损帽子，在死亡的边缘徘徊着，这场合真象那个聪明人所说只差一步就要进火葬场了。还有，有的表态者临走时，还“刀钝怪肉”老地骂这里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哩。

面对满腹怨气的职工们，一心想得个“人和”的李保元仿佛没有丝毫察觉似的，仍旧抑扬顿挫地说着自己的决心和打算，他觉得不管会场的情绪如何，总是一个让群众了解自己、自己熟悉群众的好机会。要想得到“人和”，就必须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嘛。至于怎样进一步加深了解，加强信任，李保元和那些只翻人事档案的领导有不同的看法，他的看法是——

要正确地认识人，主要看“活档案”

那么，这“活档案”又是怎么个看法呢？说起来，李保元也真是格外一条筋，话还是从他到厂的第三天傍晚说起吧。

那天傍晚，李保元吃完饭路过压机班门口，里面飞出一阵笑声，把他吸引了进去，可他刚一露面，笑声就象被一刀切断似的，消失得干干净净，他只好连忙笑着自我解嘲：

“大家笑什么，笑得那么好听，也让我来笑一笑嘛。”

“说曹操，曹操到。”一个姑娘一眨眼睛，快嘴利舌地说。

“哈哈，曹操统兵八十三万下江南，有勇有谋，军纪严明，你把我比曹操，我可没那个本事”。他逗趣地说着，环顾了一下车间，发现只有一台压机象蜜蜂一样嗡嗡叫着，便问：“你们是在整装待发吧？”

“哪里，哪里，李厂长，你原来是个军人，晓得打仗缺乏子弹的苦处，我、我们现在就象是打仗，正碰上枪多子弹少，只、只好象那民兵打靶一样，一人两发轮着来。”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小伙子，有点结结巴巴地说。

“这话怎么讲？”李保元纳闷地问。

“你看嘛，她们这样多人开一台车子，两个一对，两个一对地轮着来，还，还不象那民兵打靶？”

“那为什么又叫枪多子弹少呢？”

“这样多的压机没料压，还、还不叫枪多子弹少呀？”工人们轰地一声笑了起来。

“那依你看，怎么办才好？”

“依我看有什么用。”小伙子两手一摊说。

“好，那就依你做。”李保元不由得抿嘴一笑。

“依我做呀，首先就是找马副厂长商量商量。”

“喔，那第二呢？”李保元听着又禁不住抿嘴笑起来。

“第二狠抓杜绝浪费，规定投料要取小试样，合格了才能大批量投料，压机要定人定产量。电炉要有个正品率，不然，等电炉一烧，哦，要不得，废品多，正品少，还不都是无用功。你看从金工车间下来的一条路，就是用废磁棒堆出来的。这样搞怎么不亏本囉。”小伙子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好象背熟了似的，连个顿也没打一下。

“嗯，有道理，有道理。咳，你姓什么？”李保元对这个小伙子大感兴趣。

“嗨，李厂长，你连他都不晓得？他是我们车间的‘结主任’呀。”那快嘴姑娘插嘴说。

“喔，你，你是结……结……”李保元一下实在想不起来厂里还有个姓结的。

工人们轰地一声又笑了起来。

“不是的，不是的，”那快嘴姑娘捂着笑痛了的肚子，跺着脚说：“他姓陈，叫陈仲春。”根据这几天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李保元知道他是个年青的老工人，在厂里很有点小名气，不只是当过车间主任，还当过全厂生产总调度哩。可惜十年动乱，时运不佳，一个口号戴一个班子，陈仲春也落得个几上几下，在有些人的眼里他成了个“官”迷心窍的投机取巧分子。

不一会，连那开着的一台压机，也因无料停了下来，怎么办？十几双眼睛盯着李保元，要他拿主意。

可他又怎么能眨眼拿出个主意呢？难道他会玩魔术变戏

法？俗话说“有钱好办事”，可现在厂里是仓库无料，账面无钱啊。昨天，煤窑要买两百元钱耐火泥修炉子。出纳小周打起精神跑了一趟银行，结果是两手空空地哭丧着脸打了回

转。

“嗨，坐吧，坐到下班也是好的。”那快嘴姑娘苦笑着说。

“嗨，机器停着，人就更应该多思考，我希望大家都能开动脑筋，想想办法。”李保元临走时，把“结主任”叫到车间外面谈了一阵，他发现这小伙子说话虽然有点结巴，但技术很在行，头脑敏捷，点子也很多，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厂里一片“战后状态”，他还有一股子重整家业、东山再起的热情。他要他把自己对如何搞好生产的意见写一写，他答应了。嗯，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可以试着用一用呢？如果说这十多年来，陈仲春投机取巧地当过车间主任和生产总调度等职务，这有的什么不好呢？这不是也能证明他是个热心搞生产的人吗？嗯，不管怎么样，他李保元不是那种“一眼就能把人看透”的人，他也从来不相信诸如此类的大话。生活是复杂的，应该重新认识人，生活的本质和人们的汇报，报道和报告所表现出来的，有着千差万别，有的人乍看起来，仿佛是微不足道，愤世疾俗的，可在关键时刻，却能很好地承受考验，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这几天他握了多少手啊，硬的、软的、有力的、无力的、冰凉的、滚热的、干燥的和汗湿的手，从这些手上，他感受到了磁性材料厂跳动的脉搏，看到了很多聪明的头脑在为国家想事情，很多不安的心在为厂里的情形忧虑，作为一个厂长的职责是：为这许多新鲜的思想，明智的意见变为现实创造条件，讲句老实话吧，他李保元对别的什么都不感兴趣，他就是——

喜欢同有本事的人共事

李保元离开压机班，信步走向他那被职工们叫做“大队部”的办公室（现在已经一隔两，有一半做了他的寝室）。他只想舒适地伸开四肢，躺在那张狭小的床上，清理一下上任以来的所见所闻。但他却想不到，屋里已经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个，就是“结主任”刚才提到了的副厂长马骏。

马骏可是个值得一说的人，他高个子，宽肩膀，光亮的额头下，架着一副黑色镜架的眼镜，显得十分尊严。如果只看相貌，你绝对看不出他已经是五十岁的人。如果论本事，他脑子里有文化，手上有技术，英文报刊一目十行。对厂里生产的每个环节更是了如指掌。他年青时曾在国民党军队里混过几年，一九四八年随傅作义将军在北京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革命后，他决心做党的驯服工具，时刻注意身体力行，直到文化革命一声炮响，他才发现自己又当了将近二十年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于是，他又怀着悔恨的心情，决心“为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战”，结果却又戴上了“站错了队”和“历史上有过问题”的帽子，下放到一个小厂烧锅炉。后来，虽然落实政策，调到这个在死亡的边缘徘徊着的磁性材料厂当副厂长，但搞边缘科学的劲头却全给左边刮来的阵风吹走了。此刻，他就是来找李保元卸担子的。

“老李，前天你找我谈了后，我震动很大。可你没听人说，要我主管全厂技术工作，是在金盆岭上搞国共合作

呀。”马骏说着叹口气，抬了抬眉头，额上的皱纹立即打了结。

“咳，我说老马，你究竟怎么啦？想当年你们在北京起义时，我就在围城的部队里呀，后来我们不是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吗？”

“可现在……”

“现在怎么啦？现在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干四化，谁干四化，就是跟共产党走！”

屋里亮着一盏四十支光的灯泡，与“大队部”很不协调的玫瑰色的灯罩，在马骏轮廓分明的脸上涂上了一层淡红色。他的闪光的眼镜片上仿佛跳动着两朵花。

“老李，难道你真的不怕今后受牵连？”

“受牵连？只要你有办法救活工厂，我拼了命也要支持你！”李保元激动地说着走到窗前。这时，他突然觉得四周变得毫无动静，寂静得几乎能听到血液在脉管里搏动的声音。“四害”横行给一些同志身上背上多少包袱啊，不是“家庭出身不好”，就是“社会关系复杂”，要不就是“历史上有过问题。”今天，这些统统都成了压制科技人员和业务人员发挥积极性的“盖子”。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长期得不到重用，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入不了党，有组织领导才干的人进不了领导班子，他们想干一番事业，可是“重盖在身”，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这些象盖子沉重地压着“大队部”，压着李保元的头顶和双肩，他受不了，他是共产党员，不是“接收大员”，他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贯彻他的路线，不卸掉这些包袱，掀开这些“盖子”，彪形大汉也会窒息！

雪白的灯光透过玫瑰色的灯罩照亮了马骏激动得发红的

脸。他慢慢地低下头，取下蒙上了一层水汽的眼镜擦了又擦，是啊，他又何尝不想和老李一样抢着挑重担，只要党支部支持，哪怕把命豁出来也行。他也想入党，可有人对他讲过，那要等台湾解放了再说，回想已经过去的日子，曾有多少不信任的眼光审视他着啊，但他今天可以坚信，这个新来的厂长一定会坚定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比如昨天，有一批磁棒不合格，他发现后提出要降级处理，不能出口，当时，有位党员副厂长不同意，认为这样做会使本厂受损失，可老李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他老马。老李说：“资本家是不打算在数量上和我们竞争的。但如果我们因为数量而忽视了质量，资本家就会称赞我们的速度，也会称赞我们的退货如流。”跟这样的人当助手，他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呢？

“哈哈，无声就是默许哟。”李保元看着沉思的马骏，笑着转过身打开抽屉，拿出一包东西在手上抛了一抛，说：“你看，这是什么？”

马骏戴上眼镜接过去，打开一看，会意地笑了。

“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二十吨不合格的海安铁磁份上做做文章？这可是我想了好几天才想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办法。难道我们真是废品制造厂？”

“嗯，我看是可以掺点好料试，还有那九吨多报废的混合料，也可以试一试。”

“好，就等你这句话了，你说你要哪几个人？”李保元高兴地一拍大腿。

“只有几个青年人，比如段勇、熊唯真、易善仁、梁海泉……”

“梁海泉？”

“对，这是个在技术上肯钻的年青人，只不过有点小脾气，